

清镇一中建校七十周年纪念文丛



珍贵的回忆

● 校友回忆录之一



陈正非 编

珍贵的回忆

陈正非 编

2007年9月

珍贵的回忆

编委会

主任：刘平

副主任：李玲 刘相

薛忠星 陈辽

梅正萍 韩靖

张林忠

执行主编：陈正非

成员：唐忠义 陈蔓

陈素芳 王再发

王志军 黄克忠

寿果 郑琼梅

张思宇 姚文艳

前 言

(代序)

回忆是人生的一种本能的心理溯流。它跨越时空,可以在人心里重新激起那已远去了的年代中,曾经阵阵荡漾过的美好的青春的涟漪,也可以让人再一次在心里熬炼曾经历过的苦难和考验;能够给人以慰藉,给人以振奋,也能够使人陷入苦痛或自责,从而引出种种反思,并且从中获取人生的某种独特的感悟。如果将这种回忆诉诸笔墨,让人们相与品嚼,也许还能够使某些心理敏感的读者,从其中获得可贵的二重体检,为构建自己的人生坐标勾画美好的蓝图。所以,有许多回忆是非常珍贵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些回忆每一次都可能是一段感人肺腑的乐章,或者震荡灵魂的诗歌。

清镇一中前身,原国民政府教育部国立清镇中山中学班和贵州省立清镇中学的几位校友所编辑的《清中校友通讯》(曾用过《校友录》、《回忆录》、《校友交流简讯》等名称),其中的不少篇什,就是伴随着那些作者半个多世纪的足音而至的,有许多还是从他们尘封了六十余年的记忆中掸拂而出的,因此于他们自己、于与他们有着某种关联的人群,一经碰撞,都会生出“心有灵犀”的感应,即使是于这个学校的后来者——清镇一中的后继学友,如有机会于有意无意之间触碰到这些回忆中的几个片段,也都有可能于自己的生命里激起某种难以名状的共鸣,而这种共鸣也有可能在自己的灵魂深处,自觉或不自觉的铭刻下终身无可磨灭的印痕。

基于上述情由,在清镇一中即届建校七十周年之际,我们决定将这些文章辑集付梓,以期作为一种的永久纪念。

集子中的文章的作者,都是早已晏息于家的年逾古稀的老人,有的则也已年届耄寿,他们都分别有着自己不平凡的岁月和坎坷的经历,现在散居于祖国的大江南北和海峡对岸,有的还移居到了海外,正各自悠然乐享天伦、安赏夕阳。然而正是他们中的许多

人,在抗日烽火惨烈的年代,不堪忍受日本鬼子的恣意蹂躏,离乡背井流浪到当时的大后方——贵州这个偏远的山区,最终落脚到黔中小城清镇,寄寓于一座小小的庙堂——万寿宫(其时业已凋蔽的江西会馆)为栖所的校园中,忍受着抛家别亲的万分痛楚和极其艰辛的生活,勤学苦读、奋发图存。在那座小小的学校里,曾经活跃着他们青春年华的活泼矫健的身影,他们的欢乐、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激愤、他们的追求,都曾经是那样的鲜活饱满,读着他们饱蘸沧桑的文字,那一切场景真可以呼之欲出。

对于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来说,特别是对还在校园中矻矻以求的清镇一中的同学们来说,他们那一代人所生活的年代早已离我们而远去,他们在中华民族遭受日本强盗欺凌的年代,所承受的那种为民族屈辱而经历的灵魂的煎熬,以及动乱年代不时无端袭来的种种恐惧和惶惑,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有如他们那种切肤之痛的亲身体会了。但是从他们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窥见他们不屈的灵魂,感受到他们离乱的苦楚,从而警示自己,应当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美好而自适的工作和学习生活,并且随时告诫自己,要爱岗敬业、勤学苦练,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或准备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这些文章的作者当中,以及文章中所提到的不少人,后来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和深造,成了学者、专家、教授或者学有所长的人材,有的著书立说,有的发明创造,有的发挥所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更是应该成为我们这些后来者学习的榜样。

在此要说明的是,为了适合我校建校七十周年校庆纪念活动的要求和现代中学生的阅读需要,编者对所选文章从内容、结构和文字等方面,作了适当的删节、调整、修改或润饰;有的文章,还对标题作了改动。但是,在做这些编辑工作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尽量充分保持原文的内容和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做到不违时代,不违原意,不违原则。当然,由于水平和时间所限,不如人意之处亦所难免,还望原作者和读者见谅。

另外,文集内另附录了五篇文章、老校友的部分诗词、老校友

的函件摘录和老校友近期回访母校的通讯,以及老校友筹建“饮水思源”碑和毛国琦先生塑像过程的相关文字,后来还补录了两首老校友为母校创作的歌曲。五篇文章中,一篇是毛国琦先生的儿子毛健全所写,因为他不曾是国立清镇中山中学班和省立清镇中学的学生,其余四篇文章的作者亦非校友,是从书报辑录而来,其余内容由于比较零散或不完全合乎编选要求,所以都未予列入选录篇目。

是亦为序。

陈正菲

2007.5.23

目 录

- 一、难忘清中 杨 瑾(1)
- 二、我歌唱生涯的起点 方应暄(7)
- 三、多少往事堪重数 朱祖贻(9)
- 四、中山中学班琐忆 李茂林(19)
- 五、难忘清中二三事 杨博民(23)
- 六、回忆在清中时的三个人 周文博(26)
- 七、岁月沧桑忆校友 杨 瑾(29)
- 八、我的飞行简史 任永荣(34)
- 九、我的第二次生命 杨 龙(36)
- 十、怀旧 徐国定(38)
- 十一、六十年后的聚会 厉家英(40)
- 十、往事如昨 廖仁澄(45)
- 十二、清中扎下我爱艺术的根 林馥琴(48)
- 十一、操场余悸今犹惴 罗守平(51)
- 十二、中山中学班记事 薛蕴秀(54)
- 十三、难忘母校和校友 尹素华(58)
- 十四、六十年往事犹在目 叶 苓(60)
- 十五、悠悠岁月涌深情 高莲东(63)
- 十六、追忆 林猷琚(66)
- 十七、一点回忆 韩承林(68)
- 二十一、缅怀与告慰 李崇智(70)
- 二十二、人生坐标的起点 陈文伯(74)
- 二十三、往事难忘 熊温礼(77)

二十四、谈谈校友和自己	李 执(81)
二十五、笑对人生话沧桑	徐国定(86)
二十六、忆凤翔	李崇华(92)
二十七、在清中养成的一种饮食习惯	练 淦(94)
二十八、一辈子心系宝山	杨 瑾(96)
二十九、我的从艺经历	林馥琴(99)
三十、我的工作简况	杨博民(102)
三十一、我所从事的家畜传染病研究	李崇华(105)
三十二、我与邓雷的交往	孙为凤(107)
三十三、学友之眷恋	段继宪(110)
三十四、沪地清中五同窗	廖仁澄(112)
三十五、同桌张立根	庄培德(114)
三十六、方应暄巧遇朱传芳	朱祖贻(116)
三十七、阴差阳错学航海	罗守平(118)
三十八、张立根校友的讯息	杨 瑾(121)
三十九、我的三姐杨学民	杨 瑾(123)
四十、我与毛国琦先生的一段情缘	李崇伟(125)
四十一、文忠铭与王虎才	吴增福(127)
四十二、想起了胡训添	李镇南(129)
四十三、母校的眷恋	黄云深(131)
四十四、我的父亲和哥哥	方应暄(133)
四十五、郑寒风的音乐创作之路	杨 瑾(135)
四十六、我的戏剧创作之路	朱祖贻(138)
四十七、感恩母校	李崇华(143)
四十八、国文老师唐来鹏	候绍庄(145)

附录：

- 一、我的父亲和中山中学班的创立 毛健全(148)
- 二、救死扶伤为人民 《当代海宁人》江 河(151)
- 三、任永荣驾机飞向北京 《中国空军》(153)
- 四、长风破浪正当时 《解放日报》陈鹏举(156)
- 五、探索历史底蕴的强者 《贵州名人纪实》(159)
- 六、校友诗词选 梅宗乔等(165)
- 八、老校友函件摘录 (169)
- 九、清镇一中校长及学校致老校友的信 (198)
- 十、老校友回访母校报导选录 (202)
- 十一、“饮水思源”碑及毛国琦先生塑像筹建经过 (211)
- 十二、老校友创作歌曲(二首) (223)

难忘清中

杨 瑾

一九三八年，日寇已疯狂入侵我国一年多，大片国土相继沦丧，无数同胞家破人亡，成群的难民不断流落大西南。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战区中小学教师第四服务团在清镇创办中山中学班，招收从全国各地涌到贵阳的流亡学生，使我们能在那样的战火纷飞的年代，得以免费继续学习。“同是天涯沦落人”，老师孜孜以教，学生矻矻以学，师生亲如家人。校园里留下了我们青春年华的欢声笑语，也留下了我们的许多辛酸的记忆。

清中，抚育我们成长的摇篮！——难忘啊，终生难忘啊，清中！

我第一个跨进学校——万寿宫大门

1939年早春的一个早晨，天气晴朗，这在被称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贵州高原是难得的。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流亡学生，聚集贵阳，在瘦高个子体育教员刘老师带领下，排着单行，整装出发。我因年纪小、个子矮，又是女生，所以安排在最前面，当了“排头兵”。

走在碎石黄沙铺成的公路上，怀着新奇和喜悦，憧憬着崭新的未来，脚步显得特别轻快。过往的车辆激起一阵阵灰沙，灰沙里夹杂着刺鼻的怪味。我们走呀走呀，望望前面，是无尽的山脉；看看来路，是重叠的高山。公路一起一伏，蜿蜒连绵，我们的队伍也如一条长龙，游动在蛮荒老野的高原上。有时，公路边潺潺的溪流为我们伴奏着，犹如欢快的进行曲，使人精神每每为之一振。口渴了，捧一口喝，真甜呀，直沁心脾，顿时疲劳尽消。

我们机械地走着，默默数着公路边上的里程碑，一公里，二公

里……二十八公里,刘老师忽然大喊一声:“到了!”我们就这样进了清镇城。

我正诧异刘老师怎么带我们走到一座古庙前,但未等我弄清楚,他一挥手,我已下意识地用力一提腿,已经跨过了那高高的磨得光亮亮的青石门槛了。我清楚地记得,我是第一个跨进学校——中山中学班校址万寿宫大门的学生。从此,我的生活掀开了新的一页。

寒窗苦读

在具有学者风度的毛国琦班主任的带领下,教师队伍齐全,他们都具有多年的教学经验,治学有方。我们流离失所,有了这样一个好的学习环境,这样优秀的老师,大家都很珍惜。因此,学校的学习空气当时很浓厚。

学习很艰苦,但也很快乐。第一年学校发了课本,后来由于经费不济,不发了,我们就只好在期末时,向上一班的同学借;借不到就自己动手抄写。同学们就这样经受着种种艰难困苦的考验,但大家并没有因此泄气。一清早就到城外朗读英语,晚上还要挑灯(桐油灯)自习。作业本是很薄的毛边纸制作的,书写时是小心翼翼的。我们用蓝色染料自制的墨水不能用,只好用竹筷绑上蘸水笔尖,蘸着墨汁书写;如果笔尖分了叉,就用线将它绑一下继续使用,这样,一个笔尖就可以用更长的时间。即使是这样的书写条件,我们的作业仍然是写得工工整整的。

在经费极端紧缺的情况下,学校还是千方百计的为同学们筹建了图书室;随后又办起了农场,结合教学,我们种过土豆、包菜和包谷。化学老师还指导我们办过肥皂厂和豆腐厂。1943年,学校又建立了化学实验室和物理实验室,这大大地提高了我们的学习兴趣,增强了教学的效果。国文老师陈公鲁,常常指导我们感情充沛地朗读《琵琶行》、《长恨歌》等古典诗词,同学们当时的兴趣都很

浓,六十年后的今天,我还能背诵几段呢。

学校里不时举办学术活动、演讲比赛;每周一的周会上,经常有老师作学术报告。校有校刊,班有班刊。此外,我们还办过暑期补习班,由高年级成绩好的同学任教师,周文博、杨学民、杨博民等都担当过;我在读高二时,也担任过初一的数学辅导课教师,告别时我还落了泪,真舍不得离开那些天真可爱的小同学啊。

艰苦的学校生活

老师当时对我们的生活也很关心。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一位老师在全校的集会上,教我们如何勤俭节约。台上放了一小桶水,他作洗脸示范,一边洗一边说:“洗脸要先用手捧水洗,洗完后再用毛巾擦干净脸上的水,这样可以延长毛巾的使用寿命。”女生指导晚上常常到女生宿舍,看看我们的被子盖好了没有,就像自己妈妈一样。

我们女生宿舍在校外,要经过一条长长的巷子,在一个仓库式房屋的楼上。开始睡地铺,一个挨一个,连成一片。姐姐班上的女同学爱在地上叠罗汉,叠好一层、二层,然后就叫我爬到第三层上站起来,好开心呀!可惜当时没有照相机,要不留个影该多好啊!后来床有了上下铺,我被安排在上铺,而且是中间一行,两边不靠墙。一晚,我从床上滚了下来。此后,我就经常挤到姐姐的床上睡,不敢单独睡了。我们的床铺都很单薄,冬天,找来一捆稻草垫床以御寒;夏天,把冬衣铺在床下以为垫褥。

饭厅就在庙堂改造成的礼堂里。饭,是难以下咽的“八宝饭”,谷粒、毛稗、沙子满口横碾。但有时连这样的“八宝饭”也吃不上,只能喝稀粥。菜,是一小钵土豆煮包菜,豆渣、地瓜、豆芽等菜是很难得的,轮到这样的时侯,大家都抢着吃,才吃上几口就没有了。八人围一个空钵,干瞪着也没意思,于是就站起来看墙报,边看边把剩下的半碗饭咽下肚子。也有最令人高兴的“牙祭”,每逢节假

日,就有一大盆红烧肉,即使是装在男生洗过脚的面盆里(男生宿舍在校内,炊事员就近拿他们的面盆当菜盆),大家也不管,仍然吃得津津有味的。

贵州山区,当时到处都有清澈的溪流。星期天,如果天晴的话,姐姐便带我到城外溪边去,站在水里,洗头、洗被子,或者嬉水玩。被子是很难洗的,因为有许多跳蚤血——其实就是自己的血,要一点一点的搓,才能搓去。洗好后,把衣服、被子平铺在草地上,我们则躺在旁边悠闲地看书,尽情享受大自然无私的赐予。

多彩的课余生活

艰苦的生活未能磨掉我们坚定的求学意志,更不能掐灭我们青春火花的热情迸发。学校当时的课余生活丰富多彩:有学生合唱团,每逢节日有文艺晚会,慰问抗日战士的演出也相当精彩,有音乐、舞蹈、相声,有些节目,如拉锯琴、吹木叶,新鲜刺激,令人终身难忘。舞蹈演员缺少服装时,就用丝绸花被面披在身上,系个腰带,这样的服装道具也显得相当别致。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1939年高三班演出的话剧《还我河山》。

另外,除音乐教师姜逸鸥教唱的歌曲,不知从何处传来许多歌单,差不多每个同学都备有一个精美的小册子,专门抄录这些歌。平时歌声不绝于耳,甚至晚上自习时,只要有人带头唱一句,全班同学就会一边做作业,一边哼唱。晚饭后,在滇黔公路上漫步,更是高歌一曲的大好时光。文学海同学的班上创作的京剧大合唱,《三生有幸》尤为别具一格。此外,学校还经常组织班级之间或者与校外的篮球友谊赛之类的活动。

至今记得,学校在那时的清镇中山公园的山脚下,举办过一次露营活动。当时我们扮演的是守方,同学们把自己的帐篷四周,精心地密闭起来,实行“坚壁清野”,严守阵地;同时派出几个同学去“偷营”,袭击“敌人”。那一次,我们大获全胜,赢得了五十个烧饼,

现在想起来都非常开心。

当地的同学和“苗姨妈”

从我们班上开始，招收了好些当地的贵州籍同学，他（她）们对我们都非常热情，常邀我们到他们家去玩。有一次，李绳仁请我们去她家吃饭，桌上摆满了菜（多半是肉，贵州鱼较稀少），有一碗腌制的豆腐肉（可能是本地叫血豆腐的菜——编者），切成一片一片的，色香味俱全，颇耐咀嚼，至今犹齿颊留芳。当我们一碗饭快吃完时，主人从后面将一碗饭扣到了碗里，我们虽然难得白米饭吃，也实在每次都被撑得不行。

有一位贵州籍女同学，家里是做鞭炮的，不慎引发爆炸身亡，同学们都去吊唁，安慰她的母亲。大家含着泪说：“你失去了女儿，但我们都是你的女儿！”那位母亲激动不已，抱着我们放声痛哭。

每逢赶场，可以看到许多苗族女同胞，有穿青衣裙的青苗，也有穿花边宽裤的花苗。她们从山上下来，带来许多山货和手工制品到市场上交易。她们都很和气，我们称她们“苗姨妈”。我们很喜欢她们的服装，我至今还珍藏着一张我着苗装的照片。

外国学生崔宗淑

崔宗淑曾与我同桌一学期。圆圆的脸，极少语言。我不知道她的家在哪里。抗日战争胜利后，她从重庆寄给我一封信，说：“我是朝鲜人，过去没有祖国，我不愿意说，现在朝鲜独立了，我才告诉你……”我当时惊喜异常，哦，我们学校曾培养过一个外国籍学生呀！

宗淑学友啊，你今在何方？……

美味的地方小吃

丁字口的葵花子、小毛栗、包谷花；城门洞里的烤豆腐果；街道两旁摊子上的一尺多长的包谷，有的金黄，有的银白，蒸的、烤的都有；油炸土豆饼、玉米饼、豌豆饼、包谷粑、米发糕；用牙轻轻一咬就破的薄壳核桃；花红、李子、梨子、桃子，真是应有尽有，特别是当地的地瓜，我走遍了全国，唯有清镇的又大又扁，最嫩最鲜美，最让人流涎不禁！

“校友们，哪天有空来我家，我请你们吃包谷粑！”

“谢（“是”，清镇方音）咯！”我似乎听到了大洋彼岸校友的回答。

于美国波士顿

2004·1·16

杨瑾：1926年9月出生于湖北汉阳。于1939年至1944年在国立中山中学班初中及贵州省立清镇中学高中毕业。后在湖北省社科院工作。现在定居美国波士顿。

我歌唱生涯的起点

方应暄

人老了常常爱忆旧。近日收到《校友通讯》中4月24日的“通告”，说“正在编辑第2期‘回忆录’”，我也有了想写点的冲动。但老来记忆力差，许多往事都记不起来了，如乐尧兄去年11月17日来信，回忆当年排演吴祖光的话剧《凤凰城》，说我演唱的其中的一段插曲，感动了所有的观众。真是好记性！我可真是一点也不记得了。

我的歌唱生涯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要问我这一生有过多少次歌唱演出，那真是难以数计。但最让我终身难忘的，是1940年在母校——中山中学班的那次春节联欢晚会上，我所唱的《长城谣》，当时的情景如今还历历在目。在万寿宫的大殿（礼堂）里，高悬着两盏汽灯，惨淡的光芒映照在用长凳围成半圆形坐着的全校师生。“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那清亮委婉的童声缭绕在大殿里，震撼着每一个游子的心灵。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表演独唱，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母校——清镇中学是我歌唱生涯的起点！

我天生爱唱歌，在襁褓里就常听母亲哼唱《可怜的秋香》，后来就逐渐学会了，每天清晨还没起床，就大声唱起来：“暖和的太阳，太阳……太阳大鸡蛋（它记得）……”逐渐长大以后，放声歌唱的冲动常常激荡着我，所以在清中校园里，时常听到我的歌声。我唱的那些歌，都是和我哥哥同班的大哥哥们教给我的当时流行的校园歌曲。那时我最仰慕的是熊温礼学长，他有一副很棒的“美声”歌喉，至今他歌唱时的VIBRATO（音波）还常在我的脑际回荡。

在城郊的滇黔公路和山野小道上，我常常自由地放声歌唱，借以抒发情感，同时锻炼歌喉。许多校园歌曲我至今仍然记得，其中有一首我最爱唱的歌，旋律和歌词都很美，只是歌名和作者不记得

了。其歌词是：“我爱江南明媚的春天，我爱塞北雪积的平原，啊，那古城上，深夜的悲笳；那莫愁湖畔，朝暮的明霞。我爱自由，我爱战斗，英勇的死，如果是为了保卫祖国的土地……”哪位校友还记得这首歌的歌名？请告知我；哪位校友想要这首歌的歌谱？我可以抄写出来寄给他。……

附记：《校友录》中“夏淑芳”的“淑”，应是“叔”，她是我的姨表姐，在家她排行老三，按“伯、仲、叔、季”的排列顺序，因此叫“夏叔芳”。前年中大100周年校庆时，我们还在南京见过面，没想到竟是诀别！我的表姐夫就是1980年在新疆罗布泊考察时，不幸遇难的彭加木烈士。当年表姐曾去罗布泊寻找未果，愿他俩能在天上相会吧！

方应暄：1927年6月出生于江苏灌云。1939年至1943年就读于国立中山中学班。长期在北京总政歌舞团工作，国家一级演员，歌唱家。